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大系

金箭

〔英〕约瑟夫·康拉德 著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北岳文艺出版社

序

下面的内容是从只允许一个女人读的一大堆手稿中摘录下来的。她好像是作者童年时候的朋友。可是在很小的时候，或者稍大一点儿他们就分手了。多年以后，童年的回忆使这一个人想起她那时的伴侣，于是便给他写道：“近来我一直听说关于您的消息。我知道人生把您带到哪里去了。您现在一定已选好了您的人生之路吧。可是，对于我们这些被淘汰的人来说，觉得您正走在一条没有路的荒原上。我们总觉得您已不在人世了。可是，您又露面了；尽管我们永远不会再次相见，但我总记着您。坦白地说，我总想知道在人生道路上使您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那次事故的情况。”

于是，他这样回答道：“我相信您是仍然记着我的童年情况的惟一在世的人。我不断地听说关于您的情况，但我不了解您现在是什么样子。如果我真的知道您现在的情况，或许我绝不敢把它写出来。可是我不了解您的情况。只记得我们曾经是最要好的朋友。事实上，我和您在一起居住的日子比您和您的兄弟们居住的时间还要长。可是，我像《两只鸽子的故事》传说中的鸽子飞走了。如果一旦我开始给您讲述这一切，我希望您能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我不敢用我这些与您的经历毫不相干的情节打搅您，不仅不敢用所有的事实，连它总的精神都不敢。您可能不会了解这些。您甚至会对此感到震惊的。我的这一切都是对我自己说的。可是我知道我会屈服的！我清楚地记得您十五岁时就常常能让我做您高兴做的一切。”

他终于屈服了。他开始给她讲述一个用十二个月才能编出来的详细的故事。摆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已经把涉及到他们童年时期共同生活时的那些情节，离题的内容，大段的论述以及解释都删掉了。实际上整个故事很长。他似乎不仅记忆力好，还知道如何记

住这些东西。可是，关于那个问题，人们的看法各不相同。

这一个故事（他称为他一生中最初的冒险故事）开始于马舍尔兹它又结束在那里。可是它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这绝不意味着有关的人物都是从太空中来的。很明显它的发生地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时间问题，可以很容易地定在本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当卡洛斯德布耳本在全欧洲对主张共产的共和党人的暴行普遍反对时，他波旁王朝的卡罗丝先生在山野峡谷中手执武器妄图窜夺西班牙王位的事故的那个时候。或许历史将会以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是不赞成的，而用情人离别时毫不掩饰的那种情调的态度记录下来的觊觎王位者干的最后的冒险行动。历史学家的确是与众不同的人。

然而，历史与该故事毫不相干。有关道德方面的公证的评判和谴责行为与此也没有关系。即使有一些关系也不过是作家们希望对于他被埋葬的历史能给予一点儿同情感，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毫无意义人生经历的最后日子里又经历了这一段时代——或许与我们的经历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但是，有关某些事实的详细情节还需要再多说几句话。

看来他好像是突然一头栽到这一段漫长的冒险经历中去了。可是，从某些渠道（我们在这里把它删掉了，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到一些与此无关的事实）看来很清楚，在咖啡馆开会的时候弥尔斯已经从各地聚集了一些在极端正统王权拥护者沙龙中介绍给他的热情的青年。作为一个去那里的年轻人，弥尔斯在那里所了解到的东西使他具有可以明显地把它所有的时光统统耗费在一些古怪的人群中的资格：一方面他可以在波西米亚式的一群人（后来其中至少出现一个诗人）中消磨时光，另一方面他可以与旧城中的人、飞行员、海滨的人、海员以及各种各样的工人们交朋友。他可以非常荒唐地装扮成一个水手，也被认为他在墨西哥湾中占有一个不可琢磨的、说不清楚的不合法的企业。弥尔斯立刻想到这位古怪的年轻人是那时王权拥护者心中所希望的那种人：即他是可以通过海路设法向南方的西班牙王室统治者独立支队提供武器弹药的人选。就是为此他们与布兰特船长从司令部调走的丹娜·里塔讨论了这个问题。

于是弥尔斯立刻见了布兰特船长，向他提出了这个想法。这位

船长想的也正好是这件事情。事实上，狂欢节那天晚上弥尔斯和布兰特两人就在到处寻找我们的人了。他们早已确定如果他能干这个工作，他应当全身灌注在工作上。布兰特自然希望看看他。他一定估计他是个前途无量的人；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不应当是个危险人物。于是臭名昭著（同时也是神秘的）的乔治先生就悄悄地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并且与和他没有一点血肉关系的这两个人断绝了一切往来。

他们的目的说明为什么首次与丹娜·里塔谈话和突然介绍她的经历的时候口气非常亲切。当然，弥尔斯希望了解这一切。至于布兰特船长我怀疑他什么也不考虑。此外丹娜·里塔想做一些规劝工作。因为毕竟把这个令人不愉快的冒险任务落在一个人头上（不管他多么年轻）不是一件小事。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弥尔斯似乎已经采取了某种慎密的行动。在他们开车去的时候，他本人好像对此也有所怀疑。可是，或许由于弥尔斯对这件事的内情了如指掌，他非常了解他所从事的这件冒险工作的性质。他或许也羡慕过这件事情。可是为弥尔斯找借口不是我们的事情。至于我们认为是弥尔斯的牺牲者的他，很明显从未有过不光彩的想法。所以弥尔斯不应当为了他而受到责备。这是那个年轻人个性中巨大力量的极好例证。

整体策划：张海军
责任编辑：韩铁马
责任校对：步丽娜

●装帧设计/蒋宏工作室

COVER DESIGN BY JIANGHONG TEL: 010-62631807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 金 箭 》

约瑟夫·康拉德

约瑟夫·康拉德 (1857~1924)，原籍波兰的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幼年时父母相继去世，由他的叔叔养大成人。曾在克拉多大学学习，毕业后到海上谋生。他是航海小说的杰出代表，而《金箭》却是一部爱情小说。作品以法国和西班牙两个地方的政治斗争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丹娜·里塔原是一个放羊的小女孩，由于她的美丽，并继承了一大笔财产，而成为巴黎政界的一个瞩目的美人的故事。全书语言典雅、文笔优美，是公认的约瑟夫·康拉德爱情题材小说的代表作。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有些街道有它自己独特的气氛。这里的居民都彼此了解，并且他们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卡尼比里就是这么一条街道。人们的玩笑话：“如果巴黎有一条卡尼比里街，那么它就有点儿马赛的味道”就是对于该城市自豪感的一种诙谐的说法。我也曾受过它的影响。对于我来说，它是一条通向未知领域的街道。

在这条街道的某一个地方可以看见五个华丽的大咖啡馆排成一行。那天晚上我信步走进其中一个咖啡馆，发现里面的人不算多，看起来很冷落。可是事实上它也充满了节日的气氛：灯光明亮、笑声满堂。很明显那条漂亮的街道已经比较冷清（因为那是狂欢节之夜）了。我很懒散，有一种孤独感。于是我便走进去坐了下来。

狂欢节就要结束了。每一个人（不管职位高低）都想最后再欢乐地跳一下。头戴面具的伙伴们手挽着手，像红印地安人那样狂呼着迅速跑过各条大街。来自地中海的一股股刺骨的北风把大街上远远近近的煤气灯吹得不断地摆动。所有这一切使我心中产生了种模糊不清的感觉。

或许就是为此使我内心有一种孤独感，因为我既没有戴面具、没有化装、也没有欢呼、更没有用别的方式使我与生活中模糊不清的东西保持和谐一致。我只是处于清醒的状态。我刚刚从西印度群岛再次旅游回来。我的眼睛中仍然充满了赤道上壮观的景象，在我

的记忆中我在那里的经历——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有它们自己迷人的和令人吃惊的地方。因为它固然使我吃惊不大，却使我从中获得很大的乐趣。可是，它们没有打动我的心。的确，它们是别人的冒险经历，不是我自己的东西。除了我所应当承担的一点儿责任以外，我没有从中学到什么。那时我和以往一样年轻，非常年轻——无法想象的年轻漂亮——非常能接受新鲜事物。

您可以相信我没有想到卡洛思先生以及他为王位而奋斗的情景。为什么我应当这么做呢？人们对报纸上和日常交谈中耳闻目睹的事情都置若罔闻。回国后我曾经做过几次访问，发现我的多数朋友都是正统王权拥护者，为了政治宗教和浪漫情调的缘故，他们对于发生在西班牙前线的事情有强烈的兴趣。可是我却没有兴趣。很明显我不太浪漫。难道我比那些好人们还更具有浪漫情调吗？这件事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那个人在专心干他自己觊觎王位的勾当。

摆在我面前图片新闻的第一版上，我发现他身材魁梧、留着一撇整齐的小胡子、手托马刀，端坐在一块大圆石头上，周围是一片荒野的山景。看起来实在别致。那种镇静自若的神态的木刻像把我抓住了（因为那时没有空洞无物的新闻快照）。它用在保皇党人身上实在够浪漫的了。所以它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正好在那时，一些带面具的人由一个带着纸鼻子的强壮汉子领着，手拉手地跳进咖啡馆中。这个汉子疯狂地蹦跳着，后面跟着大约二十来人，互相牵着手。多数是男女丑角，他们在桌椅之间来回串动：他们的眼睛在面具孔中闪闪发光，胸膛喘着粗气。可是很奇怪，他们一句不吭。

他们都是比较贫穷的人。可是他们中有一个姑娘，身穿缝着金色弯月的黑服，领子很高，裙子很短。这个咖啡馆的多数顾客都忙于他们的游戏或看报，无暇抬头看她一眼。我由于孤独，懒散，茫然地盯看了他们一会儿。我看见那个女孩带着一个黑色的天鹅绒面具（法语叫做 loup），打扮成一个“夜女郎”的样子。我无法想象是什么把那明显粗陋的动作与她轻巧的风度很好地集合在一起。她那外露的嘴巴和下颚说明她是一个高雅的漂亮女郎。

他们鱼贯地走过我的桌旁；或许那个“夜女郎”注意到了我的目光，于是她便从拉着手的“人链”中朝我如同投标枪一样猛烈地吐了一下优美的舌头。我没有想到她会这么做，更没有想到她扭曲地从我身旁跳走以后，才意识到她的这一种高雅的“Tr < e' > sjolie”（法语：很美之意）。可是既然我已经发现了这一切，我能做的只能是目送她到门口，在那里拉着手的“人链”就断开了，并且所有的面具都要一下子全扔掉。此时从街上走进来两个人，静静地站在拥挤的人群中。那位“夜女郎”（那一定是她的特点）也向他们吐了吐舌头。两个人当中的那个高个子（他外面套着一件宽松的大衣，里面是一件紧身的夜礼服。）挑逗地摸弄了一下她的下颚，于是我在他黝黑、瘦削的面部看到一排雪白的牙齿。另一个人却不同：外貌好看，面颊红润，身材粗壮。很明显他的灰色西装上衣是买得，因为这件衣服看来对于他高大的身材来说似乎有点儿过紧。

这个人对我来说并不完全陌生，因为上周我曾省城中所有人们可能互相碰面的公共场合中寻找过他。我在一个王权合法继承人会聚的地方首次遇到他（他穿着这一件同样的灰色西装），很明显他是一个人们感兴趣的人，对女人尤其如此。我听说他叫弥尔斯。介绍给我的那一位女士最先悄悄告诉我说：“他与 X 阁下有关系（他是 X 阁下的近亲贵族）。然后她又仰着脸加了一句：“他与国王是要好的朋友啊！”。当然指得是卡洛思先生。

我看了看这一位国王的“近亲”，倒不是因为他与国王有什么亲切关系，而是因为我对他笨拙的身上穿着那么紧身的西装而显出的悠闲自若的神态感到吃惊。可是，刚才那位女士又告诉我：“他也和我们一样，翻船破产了。”

我真地对他感兴趣了，因为我从未见过翻船的人。这时我产生了一身的孩子气。我想，迟早有一天我也会不可避免地翻船的。

与此同时，在我眼里显得很突出的那个人迅速地向周围扫了一眼，除非在场的女士与他直接打招呼，他绝不开口。会议厅中大约十三四人，多数人是一边吃法国点心一边倾心交谈的女士。这可能是拥扶法国王室者们举行的一次很笨拙的会议，因为连我这个涉世不深的，乳毛未脱的年轻人也能看出这一点。那位安静的弥尔斯先

生年龄较大（估计有三十五岁），神态非常平静，一双明亮的眼睛中带有一种警惕的神态。我对此有一种畏惧感。可是，由于他的诱惑力很大，我便情不自禁地与他谈及翻船的话题。

他转过那淡色的面孔，带着一种惊奇的神态仔细地打量着我（似乎他当下就了解了我的情况，没有发现什么敌意），然后立即令人迷惑不解地对我友好起来了。关于翻船的问题，他谈的不多。只说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地中海，而是在法兰西南部对岸的比斯开湾。“这里不是谈论这种问题的地方”，他微笑地向屋子周围看了一眼提醒我说。他的这种微笑与他粗俗而教养良好的性格有同样的吸引力。

我表达了我的歉意。本来这次我可以了解到有关翻船的全部情况。他说这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东西，或许下次我们见面时可以……

“可是我们下次在哪儿见面呢？”我叫了起来。“您知道我不常到这里来的。”

“哪里？在卡尼比固然很好，可是在人行道的对面的 Bourse（法语：交易所）中人们至少可以每天见一次面。

这完全正确。自从那次见面后虽然我每天找他，人们常去的场所没有他的一点儿影子。闲暇时伙伴们（那时我全部时间都白白地消磨掉了）注意到我全身关注的神态，便明显地与我打趣地谈到这个问题。他们想知道我要见的那个女人是白人，还是黑人；他们还想知道她那种使我整日着迷地想见到的人格魅力是属于贵族派头的人呢，还是海上的美人呢？因为他们知道我与这两种人（或者叫做两个集团）都有关系。他们自己却属于波西米亚集团。人数不多，我们中只有五六个人，归一个雕刻家领导，我们称他 Prax。我自己的绰号是“小尤利西斯”。我喜欢这个绰号。

可是不管是不是打趣，他们看见我离开他们去找体格强壮的，富有同情感的弥尔斯时都感到惊奇。因为我随时都可以和任何与我身份相等得人相处，以便有机会接近那位我心中非常尊敬的有趣的人。他越不露面，我越感到他有吸引力，也对他越感兴趣。他可能突然离开英国（去西班牙）的不安感使我心中产生了一种令人可笑的沮丧情绪，似乎我已失去了惟一能见到他的机会。所以在咖啡馆

中突然见到他的那种喜悦的心情使我立刻鼓足勇气与站在对面的他招手示意。

当我看见他与其朋友一起向我的桌子走来时，事后我感到很羞愧。后者是一位高雅的人，很像晴朗的五月之夜在巴黎歌剧院旁边人们常看见的那种人。他很像一个巴黎人。可是他给我的印象却不完全是巴黎的当地人。似乎一个人的民族性是由多种程度不同的特征组成的。至于弥尔斯呢，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皇派。对此不应有任何怀疑。他们两人都冲着我微笑。强壮的弥尔斯对我介绍道：“这位是布兰特船长。”

我们握了一下手。那个人的名字没有使我感到有什么了不起。使我惊奇得倒是弥尔斯居然对我记忆尤新。我不想吹嘘我有多么谦虚，我觉得两三天足可以使弥尔斯这样的人物忘记我的存在。至于船长，只有在我仔细观察了他以后才对他的性格作出正确的评价，这一点使我吃惊不小。他的衣服，消瘦的身材，被阳光晒黑的尖细而瘦弱的面庞和鼻子都很好地配合在一起，使人不会只根据他那一双灵活的眼睛就认为他是一个平庸之辈。因为在法国南部（更不要说在意大利）人们每天很少见到这种人。另一件事是，作为一个身穿便衣的官员，看起来他不是一个彻底的专职人员。那种不完美性也是很有趣的。

您或许认为我故意详细叙述我对他印象。您可以从任何一个曾经经历过艰苦的——非常艰苦的——生活的人那里看到。就是这种对于人的性格、行为以及事件的详细的叙述，才能说明人们对他的兴趣和记忆比任何别的东西都强的理由。您看，这就是我一生中的最后一个没有见到那位女人的夜晚的情景。这很像一个人在世的最后几小时的宝贵的时光。在这关键时刻，除了在豪华无比的咖啡馆内以及狂欢节的大街上疯狂地叫喊以外什么也没有得到，这不是我的过错。

可是我们三个人（固然彼此都很陌生）都非常友好地围着桌子坐了下来。一个侍者走过来让我们点菜，当我点咖啡时，关于布兰特船长我首先知道的就是他曾得过失眠症。弥尔斯习惯地添满了他的烟斗。突然我感到很尴尬，因为我们的雕刻家 Prax 身穿《浮士

德》第三幕中浮士德穿的那种中世纪风行的服装走进咖啡馆了。我感到特别不愉快。无疑这是打算上演歌剧《浮士德》穿的。他披着宽松的斗篷大踏步地向我们的桌旁走来了，并用“小尤利西斯”的称呼让我到外面沥青路上帮助他搬一些木茼蒿，用来装饰街道对面的豪华别墅楼上正在准备的低等晚餐。我故意地摇了摇头并愤怒地瞪了他一眼，表示此刻我有客人在场。于是他便后退了一步，似乎对此表示吃惊。随后他脱下有羽饰的天鹅绒帽深深地弯腰敬了个礼，连他帽上的羽毛都扫着地了。他左手托着皮带上的道具匕首的手柄，昂首阔步地走下台去。

与此同时，那位出身名门的粗俗的弥尔斯先生正在忙于点燃他的多刺的木茎草，而高贵的船长坐在那里直笑。此时我非常苦恼，于是就为刚才的打扰对他们表示抱歉。我说刚才那个人是一个未来的雕刻家，他没有什么歹意。很明显他头脑中已忍受不了这么多狂欢节之夜的气氛了。

通过缭绕在他硕大头部周围的烟雾，弥尔斯的兰色的眼睛友好地搜索了我一下。而那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船长的微笑又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难道他知道我的朋友为什么称我“小尤利西斯”吗？他立刻又用文雅的口气开玩笑地说，尤利西斯是一个精明的人。我没有来得及开口弥尔斯又插嘴说：“那个老希腊人是有名的流浪汉——历史上第一个水手。”他说话时毫无表情地挥舞着他的烟斗。

“哎呀！——Vraiment！（法语：真得呀！）——”那位有礼貌的船长似乎不相信这一点，并且看起来也疲倦了。“您是一位水手吗？什么意思呢，可以说吗？”因为我们用法语谈话，他常常用 *homme de mer*（法语：水手）这个术语。弥尔斯又慢条斯理地插了一句。“根据您是一位军人判断。”他用了 *Homme de guerr*（法语：军人）一词。

就在那时我听见布兰特船长讲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他经历过两件这样的事情。这是其中的第一件。

“我依靠刀剑生活。”

他说这句话的语调很像一个花花公子的口气。这句话连同事实

本身突然使我变得哑了。我只能盯着他。然后他又用一种更自然地的语气对我说：“二等 Castille Cavalry（法语：喜欢打斗的骑兵）。”接着又用明显带有重音的西班牙语说：“——En las filas legítimas. ——（西班牙语：属于正规兵行列。）”

弥尔斯的话听起来好像土星被它的星云围绕着一样无动于衷：“他请假了！”

“当然我不会在公开场合到处宣扬那件事。”船长直率地对我讲，“正如我们的朋友不会对您直率地谈那次翻船冒险一样。”我们不当过多地向有优越感的法国人挑战！这么做不好——也不安全。”

我对我的伙伴突然产生了一种愉快感。一个“依靠刀剑生活”的人此刻就在我眼前，与我近在咫尺。他在这个世界上居然能幸存下来！看来我出生的还不算晚！坐在桌子对面的他的那种审视的，坚定可亲的目光本身就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这就是那位与不许到处宣扬的翻船事故有关的人。究竟为什么呢？

当他告诉我说经过他的一个亲戚（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特许他曾与一艘称为“克莱得”的小轮船合作过时，我对此一清二楚了。我想，或许他见过 X 爵士向西班牙王室统治者偷运武器及其它的军用物资的情况。所以那不是一般的翻船事故。“纽曼西亚”（一艘共和军的装甲舰）出现后，把他们追到贝云下方法国的海岸上之前，一切都很正常。话语不多，但很明显带有冒险的性质。弥尔斯向我们描述了他如何身上仅仅穿着一条裤子和带着一个钱袋游到海滩上的情景。当时他周围子弹乱飞，直到一艘法国的小型炮舰从贝云开来把“纽曼西亚”从法国领海上赶走后才罢。

他的故事非常有趣，我被他那种一个人静静地拍岸的巨浪中，身穿刚才我们描述那种服装，以军火走私者的身份，在法国美丽的土地上居然能够绝地逢生地幸存下来的情景迷住了。可是他们从没有逮捕或流放过他，因为他就在我的面前。究竟他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远离海上冒险的现场却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于是我就用孩子气的口气问了他一句，但是他没有明显的反应。他告诉我说那艘船仅仅是搁浅了，没有沉入海中。所以船上的走私货当然安然无

恙。因为法国的海关人员在看护着这艘船。如果能设法转移开他们的注意力，或者至少减少一点儿的话，便可以趁黑夜用几只西班牙鱼船把步枪子弹悄悄地运走。这样，毕竟可以挽救西班牙的王室统治。他想这件事能够做……

我庄重地带有职业性的口吻说道，只要有几个安静的夜晚（在那出的海岸是少见的）这事是一定能做好。

弥尔斯对于暴风雨一点儿也不怕。应当认真设法对付的倒是法国海关人员的那种高度的责任感的热情。

“天哪！”我吃惊地叫喊道。“您无法贿赂法国的海关人员。这里不是南美洲的某一个共和国。

“这是一个共和国吗？”他咕哝着说，一边大口大口地抽着他的木制烟斗。

“是呀，难道不是吗？”

他又咕哝道：“哦，这么容易！”听到这句话我笑了起来，弥尔斯的脸上露出了一点儿幽默的表情。不，他承认贿赂是不可能的。可是巴黎有很多正统王权拥护者的同情者。一个普通的人就可以看见他们的行动，并且只要军营中的高级官员们给一个暗示，现场的官员们就不用对于翻船过于担心……

更有趣得是他讲话中关于这一令人吃惊的事件的那种冷静而合情合理的口气。布兰特单独坐在那里，他用目光在咖啡馆里四处打量着。正当他在天花板上巨大的绘画中看见一幅意大利风格的画，上面绘有一个肉体丰满的被缩小了的女神的粉红色的脚时，他才偶尔地把目光落在下面这一行字上：“她会很容易地帮你解脱困境的。”

“在贝云每一个西班牙王室统治者的代理人都可以向我保证这一点。”弥尔斯先生说。“只要我知道由于不满现实他逃到这里躲避，我就径直飞到巴黎。这不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

“这种逃跑是举世皆知的。”布兰特先生咕哝道：“在这里也有。”

“是的。人们说您……”

我插嘴说：“您的意思是利用女人为您干那种事吗？”

“对于她来说，小事一桩。”布兰特先生满不在乎地说。

“干那种事女人最好。因为她们没有什么顾忌。”

“还大胆无耻”弥尔斯先生低声地冒出了一句。

布兰特先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看”他用一种极其礼貌的口气说道：“只要一个女人立刻就可以把他从楼梯上踢下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有点儿震惊。这完全不可能，因为这么做不现实。我没有来得及开口，另一位就很礼貌地问我对于南美洲的共和国了解多少？我承认我所知甚少。我游览墨西哥湾的时候曾到处逛了逛。此外我还去海地走了几天。当然，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这是一个纯粹黑人的共和国。关于这件事布兰特船长又滔滔不绝地谈论起黑人来了。他谈到黑人时，知识丰富，充满了理智，还带有一种轻蔑感。他对黑人作了概括的详细的描述，他还讲了黑人的许多逸事。我对此很感兴趣，既有点儿怀疑，又感到吃惊。这么一个看起来很像流放在城镇中的花花公子，具有城市中上层社会沙龙风度的人怎么能了解黑人的情况呢？

弥尔斯坐在那里，静静地审视着我，似乎他已看透我的心思。于是便轻轻地挥舞着烟斗对我解释道：“船只来自南卡罗来纳州。”

“哦，”我咕哝道，稍停了一会儿后，我听见 J. K 布兰特先生说出了他的第二件事。

“是的，”他说。“Je suis Américain, catholique et gentil-homme, ——”（法语：我是美国人。天主教徒兼贵族。）他说话时用的口气与他的微笑形成鲜明对比，似乎在强调他所说的话，以至我当时不知道该微笑着应答呢，还是慎重地点头承认事实呢。当然，我什么也没有做。于是我们当中便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令人可疑的沉默。这标志着我们不能再用法语谈话啦。我是第一个开口说话的人，我建议他们和我一起出去吃晚饭。不是在马路对面，因为那里比较吵闹，并且它的晚饭也很糟糕。而是在离麻田较远的旁街上的一家比较讲究的地方。当我说我在棕榈树沙龙的一个角落处有一个固定的餐桌时（否则就去布兰克沙龙）时，我的虚荣心得到了一点补偿。因为在那里充满了正统王权拥护者的气氛。此外，甚至狂欢节时也很讲礼貌。我说：“如果那是一个诱惑力的话，那里十

人中有九人同你的观点一致。走吧，让我们好好地享受一下。”我鼓励他们说。

但是我没有特别的高兴的感觉。我只想留在伙伴中，并且打破我们之间的那种我想是难以说明的紧张的气氛。弥尔斯淡淡地微笑着看了我一眼。

“不，”布兰特先生说。“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呢？到那里我们只得午夜回家，吃不完的苦。多亏您能想出这么个主意！”

他总在微笑，可是他那深陷的眼睛对于他尽量想表露出来的古怪的礼貌的表情毫无帮助。他另有一个想法。为什么我们不到他房子附近去呢？在那里有他发明的菜用的所有的材料。由于他能做这种菜，使他在皇家骑兵警戒队中远近闻名，他会为我们作这种菜的。那里或许还有几瓶我们可以用威尼斯玻璃高脚杯饮的白酒。事实上这是一个露营野餐会。他也不会让我们午夜回家的。不，他不会的。因为那样他睡不着。

若问我是否被那个想法迷住了？我可以说是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有点犹豫，并且看了看弥尔斯，因为这里的人都比我年长。他一句话没有说就站了起来。很明确，因为没有模糊的预感（而且也有一些茫然感）能解释这种典型的冷静性格。

布兰特居住的那条街道在我们看起来很窄又静，行人稀少，比较黑暗。可是由于街上的路灯比较多，使我们可以看出它令人吃惊的特征：许多紧闭着的大门口都立着许多旗杆。我对布兰特先生说这是领事馆大街，因为清晨人们出来可以看到除了他本国的国旗以外的各国的国旗（美国领事馆在城市的那边）。他通过牙齿缝里咕哝说，他要尽量避开他本国的领事馆门口。

“您是怕领事馆的那条狗吗？”我打趣地问道。领事馆的那条狗有十一磅半重，全城的人都知道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这条狗都是领事馆的前卫。

可是当弥尔斯在我耳边低声咆哮着说“那里都是美国人”时，我感到我的玩笑话说的是不是地方。

我咕哝地说了句：“当然啰！”

书籍不起任何作用。我发现过去我从未意识到美国的内战不是

印刷品，而仅仅是十年左右的一件事。当然，他是一个南卡罗来纳州的人。我对于自己缺乏机智感到有点羞愧。同时，布兰特船长把他的歌剧帽子推倒后脑勺上，正在吃力地使用他的弹簧钥匙开门的神态，能让人立刻想到流行的狂欢者的样子。因为我们曾经站在它门前的这一间房子，不是这条大街上许多多层楼房的那种房子。它的地下室上面只有一排窗户。与它相连着的那些古老的墙壁表明它过去曾经有过一个花园。它前墙很黑，在它上面人们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建筑的特征。大街上的一盏灯看起来似乎它已在这个世界上垮台了。那时，我印象更深的是我进入那里时，我被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雄伟的铺着黑白大理石的如同宫殿式的大厅震惊了。布兰特先生没有把那盏小小的煤气灯拧大，而是领着我们穿过黑白的人行道到达楼梯间的那端。他说再穿过一个带有铜把手的亮黑木制的门就通向他的屋子。可是他把我们径直领道通道末端的一间工作室里了。

这一间房子很小，那里点着一盏明亮的灯。地板是用大石板铺的，可是那几块厚厚的这里那里乱扔着地毯，虽然都已破烂不堪，却很昂贵。那里也有一个罩着淡红色花纹绸套的漂亮的沙发，几个奇形怪状的扶手椅（但是不槛楼），一个圆桌，在所有这些东西当中是一个普通的小铁炉。肯定有人刚刚看过火，因为炉中的火还在呼呼地响，并且外面地中海的干燥的西北风刺骨，火炉中的热量仍然让人感到愉快。

没有说一句话弥尔斯一下子扑到无靠背沙发上，用一只手支撑着若有所思地盯着远处一个角落，那里在巨大的雕有花纹的橱柜的阴影处有一个没有头、没有手的、四肢优美的似乎会说话的假人，她的姿势看来好像是由于他盯着看而感到羞怯。

当我们坐在那里享受那“露营野餐”式的殷勤款待时（这种菜的确很好，我们的主人穿着破旧的甲克衣看起来仍然像一个出入于交际场合中的有才能的人），我不断地斜着眼睛扫视那个角落。布兰特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就说我似乎被那个女神迷住了。

“这很不好”，我说。“她潜伏在那里，好像宴会上的一个羞涩的人体骨架。为什么你把那个假人叫做女皇呢？”

“因为她身穿拜占庭帝国女皇的礼服为一个画家坐了很久很久